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初編

林慶彰主編

第27冊

戴震經學之研究（下）

林文華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戴震經學之研究（下）／林文華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民 97〕

目 6+20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編：第 27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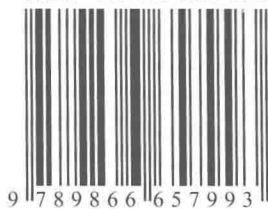
ISBN：978-986-6657-99-3（精裝）

1.（清）戴震 2.學術思想 3.經學 4.研究考訂

127.43

97016351

ISBN - 978-986-6657-99-3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初 編 第二七冊

ISBN：978-986-6657-99-3

戴震經學之研究（下）

作 者 林文華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8 年 9 月

定 價 初編 28 冊（精裝）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戴震經學之研究（下）

林文華 著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重要性	5
一、經、經學之定義與範圍	5
二、戴震之「七經」與治學內容	6
三、戴震學術之重心	8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述評	9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3
第二章 乾嘉學術之概況	17
第一節 乾嘉學術與經學、考據學之關聯	17
第二節 漢宋之爭的定義與內涵	20
第三節 吳皖之分派與發展	31
第三章 生平及著作考述	39
第一節 生平考述	39
一、家世淵源	39
二、事蹟考略	43
三、師友淵源	57
第二節 經學著作考述	76
一、《詩補傳》二十六卷	76
二、《毛鄭詩考正》四卷	77

三、《杲溪詩經補注》二卷	77
四、《尚書義考》二卷	78
五、《考工記圖》二卷	78
六、《中庸補注》一卷	79
七、《原善》三卷	79
八、《孟子字義疏證》三卷	80
九、《經考》五卷	80
十、《經考附錄》七卷	81
十一、《經雅》七卷	81
十二、《戴震文集》十二卷	81
十三、《石經補字正非》四卷	82
第四章 治學歷程及解經方法	83
第一節 治學歷程	83
第二節 解經方法	93
一、由識字審音入門	94
二、考究古代典章制度	98
三、借助天文數學知識	101
四、深戒鑿空，考求本義本經	103
五、重視歸納法之運用	108
六、漢宋兼採，實事求是	110
七、由經文推衍義理	113
第五章 《詩經》學	119
第一節 《詩補傳》、《毛鄭詩考正》、《杲溪詩經補注》之成書歷程及彼此關聯	120
第二節 解《詩》立場及得失	128
第三節 論《詩序》及其他《詩經》相關問題	134
一、論《詩序》作者	134
二、論「賦」、「比」、「興」	137
三、論「四始」與「正變」	140
四、論「聲」、「詩」之別	145
五、會通《詩》、《禮》	148
第四節 經文考釋示例	151
一、深則厲	151

二、詢爾仇方	156
三、舍命不渝	159
四、騶虞	165
五、結語	168
第五節 戴震《詩經》學之定位與價值	168
第六章 《尚書》學	181
第一節 《尚書義考》之創例與考釋	184
一、著成年代及評價	184
二、創制「義例」	185
三、認清偽孔《傳》之價值	196
四、考釋示例與評析	198
第二節 〈尚書今文古文考〉	201
一、辨伏生之女傳經說	202
二、百篇書序問題	203
第三節 《經考》、《經考附錄》關於《尚書》之意見	206
一、論「古文」及「科斗書」	207
二、論〈堯典〉「中星」	209
三、論「璿璣玉衡」	211

下 冊

第七章 禮 學	215
第一節 名物制度	217
一、《考工記圖》	217
二、明堂考	223
三、深衣考	224
第二節 文字訓詁	226
一、輓、軌、軹、軒考辨	226
二、鋏、銚考辨	228
第三節 曆法歲時	229
第四節 數學算法	233
一、《策算》	233
二、《句股割圓記》	235

三、校定算經十種	239
四、成就與影響	242
第五節 禮治思想	244
第八章 《易》學、《春秋》學	249
第一節 《易》學	249
一、「易」之名義	252
二、《易》之篇目	255
三、論〈雜卦〉之互體	258
四、論《易圖》	262
五、論《易》之「道」、「性」	265
第二節 《春秋》學	268
一、論《春秋》書法	269
二、改元即位考	272
三、論周正朔	277
第九章 《孟子》學	281
第一節 《緒言》、《孟子私淑錄》、《孟子字義疏證》之關係	283
第二節 「理出於氣」之宇宙論	287
一、「理」、「氣」之定義	287
二、求「理」之法	295
第三節 「血氣心知」之人性論	302
一、歷代思想家之性論	302
二、「性」之殊別義	307
三、血氣、心知之自然人性	309
四、主性善之人性論	311
五、性與才一本	314
第四節 達情遂欲的倫理論	315
一、理欲一元	315
二、「去私」與「不蔽」	318
三、切合人倫日用的人道論	320
四、理欲一元的政治社會意義	322
第五節 戴震《孟子》學的反響	328
一、章學誠	328

二、焦 循	332
三、方東樹	336
四、章太炎	338
五、胡 適	340
第十章 經學之開創與影響	347
第一節 戴震經學之開創	347
一、發揚小學之價值	347
二、釐清經書文義	352
三、追溯古代典章制度	357
四、以自然科學考經	361
五、建立獨特的義理哲學	363
第二節 戴震經學對乾嘉學術之影響	365
一、訓詁考據之影響	366
二、義理哲學之影響	370
第十一章 結 論	381
參考資料	391
附 錄	
附錄一：戴震經學著述年表	405
附 圖	407
一、「輶」之部件圖	407
二、「輿」之部件圖	408
三、戴震推測之古代車輿圖	409
四、古代戰車復原圖	410
五、古鐘圖	411
六、戴震推測之古代明堂圖	412
七、周原出土西周宮殿遺址平面圖	413
八、深衣圖	414
九、策式圖	415
十、《句股割圓記》第五十三、五十四圖	416
十一、戴震畫像圖	417
十二、戴震手稿圖	418

第七章 禮 學

所謂「禮」，本指古代人們的日常生活規範以及名物制度，因其影響人倫日用，故也是古代貴族和士人必修的課程，亦是封建王朝維持其社會秩序的工具。隨著西周王朝的崩解，典藏於中央的禮、樂逐漸散失，孔子乃廣收流落於周、魯等各地的周代禮儀，定為教材以傳授門徒〔註1〕，就形成了最早的禮經——《儀禮》。至戰國時代〔註2〕，則有學者參照西周王室典藏史料，並增入自己的設想，擬出一部專論周代政治制度的書——《周禮》，至西漢時由河間獻王購得，獻之朝廷，然〈冬官〉已亡，遂取〈考工記〉補入〔註3〕，王莽時立古文《周禮》博士，遂取得「經」之地位。至於《禮記》，一般指四十九篇《小戴禮》，乃是由先秦至漢初儒者學習《儀禮》之時，對經文的闡述或發揮己見的補充資料，非一時一人之作，至東漢鄭玄為其作注，其地位因此提高，至唐代更取得「經」的地位。

唐代將《儀禮》、《周禮》、《禮記》皆立於經，號稱「三禮」，成為禮學研

〔註1〕 《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註2〕 關於《周禮》之成書時代，歷來說法不一，有說為周公所作，或為劉歆偽造，皆不可信。梁啟超《古書真偽及其年代》以為「必為戰國末至漢初人」，洪誠《孫詒讓研究》以為「成書最晚不在東周惠王後」，劉起鈇《古史續辨》以為《周禮》初步成於春秋，然「全書的補充寫定當在戰國時期」。綜觀以上各家，以成於戰國時代為宜。

〔註3〕 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云：「河間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按：即〈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獻於朝。」

究的中心，而鄭玄的三《禮》注也成為後世治《禮》必讀之經注，戴震即云：「鄭康成之學，盡在三《禮》注，當與《春秋》三傳並重。」〔註4〕足見鄭玄之禮學已受到學者公認，地位不在《春秋》三傳之下。另外，漢代亦有儒者輯錄八十五篇釋《禮》之「記」，名曰《大戴禮》，亦可補三《禮》之不足，宋人史繩祖更主張增併《大戴禮》為「十四經」。故後世治《禮》之學者，三《禮》之外，亦須留意《大戴禮》。

戴震極為重視禮學，嘗云：「為學須先讀《禮》，讀《禮》要知得聖人禮意。」〔註5〕又云：「古禮之不行於今已久，雖然，士君子不可不講也；況冠、婚、喪、祭之大，豈可與流俗不用禮者同。」〔註6〕可見東原以為士君子為學須先研讀禮書，因其中蘊含古聖賢之意。

戴震考釋禮學之作，今存有《考工記圖注》二卷、《中庸補注》一卷、《深衣解》，以及《文集》所收錄之單篇有關禮學論文，如：卷一〈周禮太史正歲年解〉二篇、〈大戴禮記目錄後語〉二篇，卷二之〈明堂考〉、〈三朝三門考〉、〈記冕服〉等十七篇論名物制度之文，卷三之〈與盧侍講召弓書〉、〈再與盧侍講書〉，卷七之〈釋車〉、〈旋車記〉、〈自轉車記〉，卷九之〈與任孝廉幼植書〉、〈答朱方伯書〉，卷十之〈考工記圖序〉、〈考工記圖後序〉，卷十一之〈序劍〉、〈代程虹宇為程氏祀議〉、〈鄭學齋記〉等。其次，《經考》、《經考附錄》卷四亦收錄四十六篇論禮之文，其中十九篇有按語，乃東原早年研究禮學之心得札記。再者，東原晚年在四庫館從事校定禮學之作，如《儀禮釋宮》、《儀禮集釋》、《儀禮識誤》、《大戴禮》等，皆其精心校勘考正者，段玉裁云：「《儀禮》、《大戴禮》二經古本，薶蘊已久，闡發維艱。先生悉心耘治，焚膏宵分不倦。至於身後，館臣乃以《大戴》、《方言》二種進呈。」〔註7〕又東原亦有《儀禮考正》、《葬法贅言》、《大學補注》等論禮之作，已佚，今未見。

另外，算數之學，亦為古代禮學之一，《周禮·地官·保氏》：「養國子以

〔註4〕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1936年），附錄。

〔註5〕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1936年），附錄。

〔註6〕參見戴震〈答朱方伯書〉，收入《戴震文集》卷九。

〔註7〕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1936年），附錄。

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眾注：「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則「九數」自古為士人所習之「六藝」之一，算數之學可說是經學的基礎學科。東原早年即用心於算數之學，如二十二歲即作成《策算》一書，乃介紹西洋納皮爾算籌進行乘除和開平方等方法，略取《周易》、《考工記》、《漢書律曆志》等經史中有資於算數之例，以提供研治算學者之用。又如三十三歲時作成的《句股割圓記》一書，更是東原最完整、篇幅最長的算學著作，其書主要在以中國傳統的句股弧矢、割圓術為立法根據，推演三角學的基本公式，以求中西算學之會通。東原五十一歲至四庫館參校《四庫全書》時，更用了四、五年的時間，校定《九章算術》、《五經算術》、《海島算經》、《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五曹算經》、《緝古算術》、《數術記遺》等算經十種，均有提要說明，對發掘保存中國古代算數之學貢獻極大，也喚起了學者重新注意中國傳統數學之成就。

綜觀戴震禮學，遍及三《禮》及大戴禮，深入文字訓詁、名物制度、曆法歲時、數學算法、禮治思想等各層面，其中頗有改正前人誤說，釐清歷來紛擾禮學難題者，並能提供後學研治禮學之助。今就其禮學之大要，分述於以下各節。

第一節 名物制度

一、《考工記圖》

《考工記》原不屬於《周禮》，至西漢始附入，然亦先秦古書，郭沫若云：「《考工記》無疑是先秦古書，且看那開首的〈敘記〉裡說到『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可知時已不屬於西周，而書亦非周人所作。又說到『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越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為良』；鄭、宋、魯、吳、越等國入戰國以後都先後滅亡，其技藝亦早已『遷乎其地』；可知這所說的還是春秋時代的情形。……再看書中所用的度量衡多是齊制，如〈冶氏〉為殺矢的『重三垸』，垸據鄭玄注即東萊稱重六兩大半兩（大半兩即三分之二兩）的環；如〈栗氏〉為量的釜豆等量名都是齊制。……據此我

們可以斷定：《考工記》是春秋年間的齊國的官書。」〔註8〕可見《考工記》雖非西周之制，然也非晚至戰國，最遲應在春秋、戰國之際成書。

《考工記》乃記古代工匠之事，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玉石工）五、搏埴之工（陶工）二，分別記述各種生產工具、兵器、交通工具、飲食用器、樂器以及各種建築物的設計和製造工藝，是當時一部有關手工業製造的科學技術知識的匯編，反映出春秋戰國時代的科技工藝文明。《考工記》歷來之注疏，以鄭眾、鄭玄以及賈公彥、孔穎達等人為主，然一來對於各種古代器物僅止於文字敘述，且亦頗有訛誤；二來雖亦有學者繪製禮圖，然或失傳或疏略，皆令學禮者深感困惑難讀，戴震乃廣收旁要，輔翼鄭學，以推求古制，遂作《考工記圖》，其云：

立度辨方之文，圖與傳注相表裡者也。自小學道湮，好古者靡所依據，凡六經中制度、禮儀，覈之傳注，既多違誤，而為圖者，又往往自成詁詁，異其本經，古制所以日即荒謬不聞也。舊禮圖有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學，失傳已久，惟聶崇義《三禮圖》二十卷見於世，於考工諸器物尤疏舛。同學治古文詞，有苦《考工記》難讀者，余語以諸工之事，非精究少廣旁要，固不能推其制以盡文之奧曲。鄭氏注善矣，茲為圖，翼贊鄭學，擇其正論，補其未逮。

圖傳某工之下，俾學士顯白觀之。〔註9〕

因此，其書是以補正舊圖、考究經注為出發，將《考工記》中禮樂諸器、車輿、宮室、兵器、食器等古器物制度，詳考其記文及各家注疏，對部分訛誤之處予以糾謬補充；又繪製五十九幅古代器物簡圖，圖中注明尺寸、部件，使從事此學者能有所依據，而解除疑惑。

至於此書的成就與價值如下：

（一）考明古器之制

戴震詳考《考工》諸器，尤詳車制，錢玄云：「《考工記圖》中關於車制，特別詳盡。將車子分成若干部件，分別繪輪、轂、輻、蓋弓、輿、輶、衡、軸八張圖，並繪一張車的全圖。這種制圖的方法是比較合乎科學的。」〔註10〕

〔註8〕參見郭沫若《十批判書》之〈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中國現代學術經典·郭沫若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頁543～544。

〔註9〕參見戴震〈考工記圖序〉，收入《戴震文集》卷十。

〔註10〕參見錢玄《三禮通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頁66。

例如古代戰車上插有旌旗，旗之正幅曰「綖」，又有撐開旌旗旗幅的竹竿，其形爲弓，稱爲「弧」，弧外又有保護的衣袋，稱爲「鞬」，《考工記·輅人》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鄭注：「〈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鞬』，則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綖之幅，有衣謂之鞬。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妖星有枉矢者，蛇行，有毛目。此云枉矢，蓋畫之也。」

按：枉矢即弧矢星也，共有九星，位於天狼星東南，《史記正義》云：「弧九星，在狼東南，天之弓也。」鄭注云：「此云枉矢，蓋畫之也。」鄭玄未說畫弧矢星於何處，唐賈公彥《周禮正義》云：「知畫之者，以其弓所以張幅，幅非弦，不可著矢，以畫於綖上也。」賈氏以爲畫弧矢星於綖幅上，戴震《考工記圖》則云：「畫矢於鞬」〔註11〕，又云：「交龍鳥隼之屬，皆畫於綖」〔註12〕，是戴震以爲弧矢星乃畫於鞬上，而非綖幅上，蓋綖幅上已畫有交龍鳥隼之屬也。孫詒讓《周禮正義》亦云：「案：賈、戴二說不同，未知孰得鄭旨。今依金榜說，旌旂即日月爲常等七旗而注羽，則綖上自各有正章，不得復畫枉矢以混廁其間，戴說於經義較合也。」〔註13〕因此，戴震之考究，應較賈公彥說爲長，符合《考工記》弧鞬之制，也能補鄭注之不足。

又如辨輅、輶之制【參見附圖一】，蓋《考工記·輅人》云：「輅人爲輅」，鄭注：「輅，車輶也。」《說文·車部》：「輅，輶也。」「輶，輅也。」《方言》：「輶，楚、衛之間謂之輅。」皆以爲輅、輶爲同物異名。戴震則以爲二者有別，其《考工記圖》云：「小車謂之輅，大車謂之輶。人所乘欲其安，故小車暢轂、梁、輅，大車任載而已，故短轂直輶。此假大車之輶，以明揉輅使撓曲之故。」〔註14〕自戴氏辨輅、輶之制，後學多從之，如王宗淶《考工記考辨》云：「析言之，曲者爲輅，直者爲輶。小車曲輅，一木居中，兩服馬夾輅左右。任載車直輶，兩木分左右，一牛在兩輶中。」《說文》云：『輅，輶也。輶，輅也。』渾言之也。」〔註15〕孫詒讓《周禮正義》云：「案：小車曲輅，此輅人所爲者是也；大車直輶，車人所爲者是也。散文則輅輶亦通稱。」〔註16〕錢玄亦云：

〔註11〕 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341。

〔註12〕 同上注。

〔註13〕 參見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月），頁3238。

〔註14〕 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340。

〔註15〕 參見《續經解三禮類彙編》二冊，頁1005～1067。

〔註16〕 參見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月），頁3205。

輶與輶有別。輶用于大車，輶用于小車。大車爲載貨物之車，駕一牛，左右兩輶，輶形直。小車爲乘車、兵車，駕兩馬或四馬，祇用一輶，其形穹隆而曲，兩馬在輶旁。輶亦曰軒輶，軒言其隆起而高。亦曰梁輶，言其如橋梁。輶於前端以束纏之，凡五束，曰檠。《詩·秦風·小戎》：「五檠梁輶。」毛《傳》云：「一輶五束，束有歷錄。」歷錄，文采分明。古行軍或田獵時，如須止宿於野，每列車作屏藩，出入之處，豎置兩車，以輶爲門，故稱輶門。《史記·項羽本紀》：「入輶門，無不膝行而前。」〔註17〕

因此，可見戴震考釋《考工記》器物的成果，已得到學者的認同。

（二）正補鄭注之失

鄭玄《三禮注》，向稱精善，多爲後世治《禮》者所宗，然亦有部份訛誤者，戴震乃加以補正，例如《考工記·輶人》：「輶前十尺，而策半之。」鄭眾云：「輶，謂式前也。書或作輶。」鄭玄注：「玄謂輶是。輶，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輶式之所封，持車正也。」蓋先鄭以爲輶通輶，皆車輶之前也。後鄭則以爲輶書作輶乃取法正之意，輶乃車輿三面弇版所樹立者，而非單指輶前之弇版。戴震則考辨云：

式前謂之輶。〈大馭〉：「右祭兩輶祭輶」，注：「故書輶爲範，杜子春云：『輶當爲輶。』」輶，謂車輶前也。……〈少儀〉：「祭左右軌範」，注：「《周禮·大馭》，祭兩輶祭輶，乃飲。輶與範聲同，謂輶前也。」《詩·邶風》：「濟盈不濡輶」，毛《傳》曰：「由輶已上爲輶」，今《詩》輶作軌，以合韻改之也。《說文》：「輶，車輶前也。從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輶。」今《周禮·大行人》作前侯，又訛爲疾，與《說文》所引不同。輶與輶皆輿拵版，輶之言倚也，兩旁人所倚也。輶之言範也，範圍輿前也。後鄭說誤，辨見前。〔註18〕

按：古代車輿前之橫木曰「輶」，「輶」與「輶」相連之板稱爲「輶」，而車輿左右兩面之板稱爲「輶」，輶上之橫木稱爲「輶」，輶兩邊縱橫相貫之欄木稱爲「輶」【參見附圖二】。戴震考究輶、輶有別，輶可通「輶」，輶即範也，故輶之言範，範圍輿前也，此說合於實物，清楚地辨正鄭玄「三面之材」之

〔註17〕參見錢玄《三禮通論》（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頁196。

〔註18〕參見戴震《考工記圖·釋車》卷上，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345。

誤也。故《說文》：「輶，車軾前也」，段玉裁注：「戴先生云：『車旁曰輶，式前曰輶，皆揜輿版也。』輶以揜式前，故漢人亦呼曰揜輶。」段氏引戴震之說爲證，足見此說甚確也。又戴震推測繪製之古代車輿圖，亦合於出土之實物【參見附圖三、四】。

又如古鐘之制，《考工記·鳧氏》云：「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十分其鈇，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鉦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鄭玄注：

此言鉦之徑居鈇徑之八，而鈇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鈇徑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恒居鈇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鐘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鐘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圓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鐘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爲從篆以介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間。

戴震則云：

鈇與鉦之脩也。古鐘體羨而不圓，故有脩有廣。橢圓，大徑爲脩，小徑爲廣。以舞脩六廣四例之，脩十者其廣六又三之二，脩八者其廣五又三之一。鐘體下大上斂，鈇之脩廣，據鈇下鐘口也。鉦之脩廣，據鉦下界於鈇鼓之處，當鐘體之半也。鈇間、鼓間，同爲鐘體之下半。鈇以兩旁言，鼓以中擊處言。兩旁有垂角，鐘脣穹曲而上不齊平，故中殺於旁四之一。舞者，鐘體上覆。其脩六，是爲橢圓大徑。其廣四，是爲橢圓小徑。鐘之羨宜準此爲度矣。〔註19〕

戴震更駁鄭玄之說云：

又如鳧氏之鐘後，鄭云「鼓六、鉦六、舞四，其長十六。」又云：「今時鐘或無鉦間。」既爲圖觀之，直知其說誤也。句股法，自鈇至鉦，八而去二，則自鉦至舞，亦八而去二。鈇爲鐘口，舞爲鐘頂。《記》曰鈇、曰鉦者，徑也；曰鈇間、曰鼓間者，崇也；曰脩、曰廣者，羨也。羨之度，舉舞則鉦與鈇可知，而鉦間因鈇、鉦、舞之徑以得

〔註19〕參見戴震《考工記圖》卷上，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361。

其崇。然則《記》所不言者，皆可互見。若據鄭說，有難爲圖者矣。

〔註20〕

按：古鐘之制，如【附圖五】，鄭玄誤以銑十爲鐘口之橫徑，鉦八爲鉦之橫徑，銑間八爲鐘體下半之直徑，又誤以鼓間爲鼓之直徑，舞脩爲鐘體近頂處之橫徑，亦誤鐘分三體，鉦上別有舞，凡此皆不合經義。東原則辨正鄭誤，以舞之廣脩爲鐘頂平體縱橫之度，古鐘本無舞間而有鉦間，鄭誤以舞爲鐘直體之一，故據鄭說，有難爲圖也。程瑤田、孫詒讓亦同意戴氏之說〔註21〕，於此有辨正鄭注之功也。戴震又云：「《考工記圖》既成，後來乾隆某年所上江西大鐘，正與余說合。」〔註22〕足見東原說鐘之制，合於出土實物也。

（三）開創後學之風

古禮之圖，最早見洪适《隸續》載東漢碑刻《六玉圖》，其後鄭玄、阮諶等人續有禮圖，至宋代晁崇義撰《新定三禮圖》，並加集注，禮圖之制始稍具其形，然其註解多疏舛。另外，宋人楊復亦著《儀禮圖》十七卷，繪制二〇五圖，並有簡注，然亦粗略。至清代戴震，感舊禮圖之疏略，尤以《考工記》諸器物圖注多所舛誤，乃整理前說，雖以鄭注爲主，然亦時加補正，禮圖之制始稍完備。

與戴氏同時的學友程瑤田，嘗讀戴震《考工記圖》，其後乃撰作《考工創物小記》，其書繪製一三〇餘圖，並能廣收出土古代器物與之印證，故比戴氏之書更勝一籌。其後，阮元《考工記車制圖解》、王宗淶《考工記考辨》、黃以周《禮書通故·名物圖》等書，均受戴、程之影響，對於考工諸器作深入之研究，陳澧乃云：「《考工記》，注疏多誤，且有圖而佚之。戴東原，復爲之圖，有草創之功。阮文達、程易疇，治之益精，爲古人所不及。其最精者，車人之事。」〔註23〕最後，孫詒讓撰《周禮正義》，集各家之大成，其中關於考工諸器之考釋，亦頗多採用戴震之說。

〔註20〕參見戴震〈考工記圖後序〉，收入《戴震全書》第五冊（合肥：黃山書社，1995年），頁461～462；本文亦收入《戴震文集》卷十。

〔註21〕參見孫詒讓《周禮正義》（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3月）卷七十八，頁3266～3277。

〔註22〕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期，1936年），附錄。

〔註23〕參見陳澧《東塾讀書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6月）卷七，頁112。